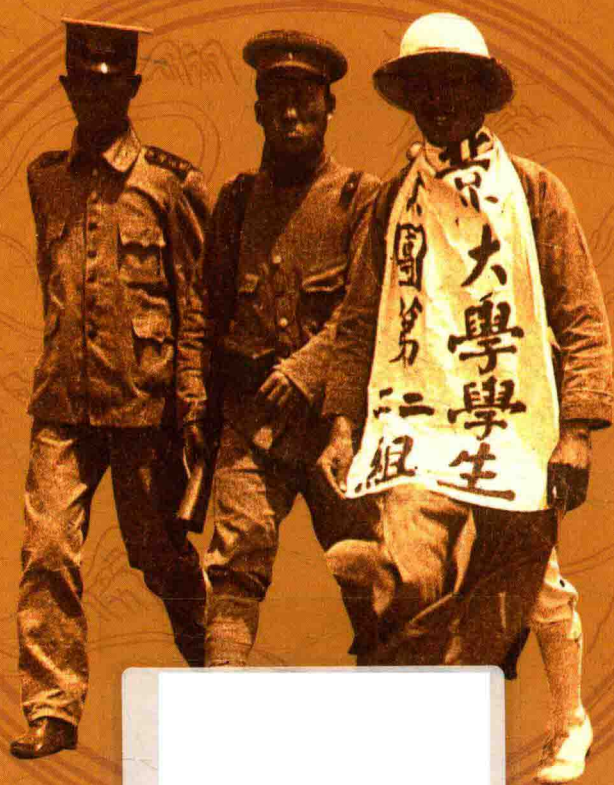


民国春秋

话说中华五千年



许啸天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话说中华五千年

民国春秋演义

许啸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春秋演义 / 许啸天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话说中华五千年)

ISBN 978-7-5205-0293-1

I . ①民… II . ①许…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3445 号

责任编辑: 秦千里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4.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许啸天(1886—1946),名家恩,字泽斋,号啸天,浙江上虞人。近现代著名作家。早年曾与秋瑾共事,投身革命。秋瑾被捕后,许啸天逃亡上海,从事新戏剧,曾特别推出《秋瑾》一剧演出。1914年与夫人高剑华创办《眉语》月刊,转为宫闱、武侠、社会之类小说创作,成为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著有《清宫十三朝演义》《明宫十六朝演义》《唐宫二十朝演义》和《民国春秋演义》等作品。周瘦鹃称其“有大仲马氏之志”,其作品“不亚于《水浒》、《三国》诸巨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啸天流亡于南方各省。1946年重返上海,在诚明文学院任教,仍事写作。后因车祸去世。

话说中华五千年——

中国上古史演义(外一种:秦楚演义)

陈穉常 著

列国志传

(明) 余邵鱼 著

两汉演义

(清) 黄士恒 著 (清) 清远道人 编

东西晋演义

(明) 杨尔曾 著

南北朝演义

(清) 杜纲 著

隋唐五代史演义

(清) 褚人获 许慕羲 著

宋史演义

许慕羲 著

元史演义

田腾蛟 著

明史演义

蔡东藩 著

清史演义

陆士谔 著

民国春秋演义

许啸天著

中华全史演义

(清) 吕安世 著 蔡东藩 编

责任编辑:秦千里

封面设计:张军(moersuo@126.com)

出版说明

《民国春秋演义》，共一百回，民国许啸天著。1929年由上海国民图书公司首版，为同类演义的开创性作品。

全书以孙中山的生平为主线展开，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做了全景式描述，清末明初的主要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黄兴、黎元洪、蔡锷、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等皆粉墨登场。作者早年曾追随秋瑾参加革命，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其所见所闻使全书更加鲜活和感性。诸多奇闻趣事逸闻秘史穿插其间，许多小人物（赛金花、小凤仙等）的故事也颇精彩，让本书增添了阅读趣味。本书脉络清晰，生动形象，具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学艺术性的双重魅力。

作者心忧天下，在细说历史的同时，对民国时期政治的腐败黑暗、军阀和政客的无耻进行了无情鞭挞。

许啸天（1886—1946），名家恩，字泽斋，号啸天，浙江上虞人。近现代著名作家。早年曾与秋瑾共事，投身革命。秋瑾被捕后，许啸天逃亡上海，从事新戏剧，曾特别推出《秋瑾》一剧演出。1914年与夫人高剑华创办《眉语》月刊，转为官闱、武侠、社会之类小说创作，成为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著有《清官十三朝演义》《明官十六朝演义》《唐官二十朝演义》和《民国春秋演义》等作品。周瘦鹃称其“有大仲马氏之志”，其作品“不亚于《水浒》、《三国》诸巨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啸天流亡于南方各省。1946年重返上海，在诚明文学院任教，仍事写作。后因车祸去世。

黃興

孫文

黎元洪



周道如女士

馮國璋



袁世凱

袁克定

徐世昌



趙秉鈞

陸徵祥

唐紹儀

熊希齡











孟恩遠

張作霖

鮑貴卿



劉冠雄

薩鎮冰

程璧光

林葆懌



王揖唐

徐樹錚

傅良佐

盧永祥



陸宗輿

曹汝霖

章宗祥

章陳氏



日本委員長齋藤

德使辛慈

俄使庫達福



陳光遠

王占元

吳佩孚

馮玉祥



李家四妾

李夫人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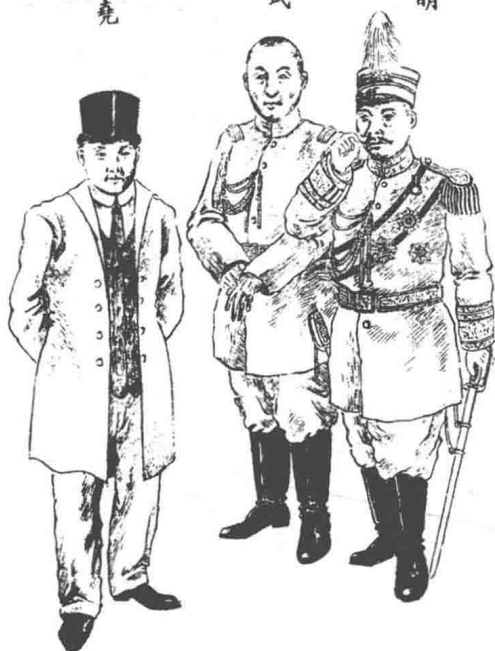
齊燮元



譚浩明

熊克武

溫宗堯



序

从前专制时代，一切是非，都被帝王的威权所压迫，不能明白宣布出来，——历史，便变做了帝王的专有品。自从孔老先生删《诗书》，订《春秋》，方把帝王所专有的历史，散布民间，因此民间才有了是非。但是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史馆的主笔先生总是要把笔弯过来，少不得替有权力的人做护身。所以到底董狐的直笔少，魏收的秽史多。

现在，帝王是没有的了，历史似乎是属于民众的了。可是民众自身依旧不能直接享受历史的价值。一样历史是由许多装饰而成，不是坦白的本来面目。越发闹得是非忒多，黑白不清，好比议会贿选的选举，便是当选了，仍然是不应该当选的人，谁也弄不清楚。

经过许多政局的变相，却似五色玻璃映在太阳光下，反射出无数杂色的光线来，再也看不清楚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颜色。况且民众在这个时候，多半是近视眼，又哪里说得上民国春秋呢！

谈何容易？要把民国的历史，按到春秋上去。这一件工作，差不多的人都不敢下手。要下手做这一件工作的，至少要备有几种条件：第一，头脑清楚，曾在政治上走过来的；第二，不受任何党派的传染，纯然是属于国民的；第三，目光尖锐，能够剔除一切反射光线，看得本来光线的色彩的。

许啸天先生便是具备这几种条件——不但这几种，而且自有一副天才，运用他深刻的笔墨，描写那自在的事实，打成一片民国演义。自然，出版人与阅者都信得过这书的价值与声誉。

泗水渔隐叙于上海 十八、十二、十二

自序

“下层工作！”这不是一句最时髦的口号吗？唉！俺们中国人在中国地方，早已该做下层工作的了！所谓下层工作，便是到民间去找工作，不要专爬在什么机关衙门里摆架子。中国现在的情形，正好似一片腐烂荒田，满目荒烟蔓草，荆棘稊稂，倘然真能整理田土的，他希望这田地有收成，他必先要将那荆棘稊稂一齐拔去，——连根拔去——然后把泥土垦熟，然后把谷种撒下，然后辛苦耕耘，然后能得到秋后的收获。如今这农人，既不斩除荆棘，又不开垦泥土，更不将谷种撒下，尤其是不肯辛苦耕耘；只是天天在荒田旁祷告着：“快长出稻子来！快长出五谷来！上帝保佑，给我丰富的收获。”待到秋风一起，邻家田地上都收得了满仓满笼的五谷，只有这家田上，依旧长着满眼的芦苇，遍地的荆棘。这农人失望了，哭了，咒诅了。咒诅这荆棘芦苇，以及貌似稻谷的稊稂，咒诅这田土；咒诅这上天。啊哟！蠢懒的农夫呀！你忘了么？你忘了你田地里下的什么种子么？从来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今你种的芦苇稊稂，却要希望他长出丰美的五谷来；这不是你蠢，便是你懒，不是你妄，便是你贪！虽然你也曾在你这荒田上做过一番革命的工作；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工作，仅仅是割去了土面上的荆棘枝儿、稊稂穗儿。你何曾拔去它的根？何曾垦过它的地？何曾撒过五谷的种子？何曾做过耕耘的苦工？你咒诅天，天不担这个责任；你咒诅地，地也不担这个责任，咒诅荆棘芦苇，以及貌似五谷的稊稂，荆棘芦苇稊稂如何肯担这个责任？你咒诅五谷，五谷更如何肯担这个责任？你无可咒诅，只须咒诅你自己。咒诅你自己不彻底，不尽力！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如今中国革命的工作，尽做那表面的，尽做那割土面上荆棘枝儿稊稂穗儿的工作。以致一阵春风，一批茅草；打倒了一班军阀，又来了一批军阀。中国社会一天腐败一天，那军阀政客土豪劣绅投机分子一天多似一天。你说革命，他居然也是革命；你说立宪，他居然也是立宪；你说三民主义，他居然也是三民主义；你说共产主义，他居然也是共产主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你永远革不成功命。任你有如何尽善尽美的主义，他总能够使你主义不能实现。因此，我怀疑了，我忏悔了！怀疑我们从前的种族革命，怀疑我们现在的政治革命。我曾经说过一番话：

我十八岁的时候，受种族主义的逼迫，拿我所有的光阴、精神、才力、幸福，……都贡献在“政治运动”四个字下面。当时我们的同伴，如：秋瑾、徐锡麟、陶煥卿、陈英士、陈墨峰等等；他们所奉献的光阴、精神、才力、幸福、生命，……数量千万倍于我所牺牲的。我们那时一种拔剑砍地，不共戴天的气概，真是如醉如狂。直到我二十六岁，民国成立了，朋友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所谓种族主义，也失去了他的驱迫力，我们奔走呼号的事业，也就此罢手了。

但是,我如今回心一想,觉得以前的举动,有些走错路径,有些盲从。虽不是全盲,至少也有些半盲。这个半盲,在什么地方?只因为我们那时所见到的政治运动,却只睁开了一只眼,注定在民族二字身上;那一只眼,却是盲了。倘然我们那时两只眼都能看,应该先看见民族主义的前面,还有一个人道主义站着;政治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个社会运动站着。我们原该不问民族怎么样,政治怎么样,我们先要求人道的光明,社会的改革;倘然统治我们的,不讲人道,异种固然要排斥,同种尤其要排斥。我们做政治运动的前一步,应该先要看一看社会怎么样?政治运动,固然要紧;社会运动,尤其是要紧。没有好社会,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没有他站脚的地方。再进一步说,没有好社会,也万不能产生好政治。——因为操政治权的人,都是从社会里产生出来的;有了好社会,那政治处于人民监督之下,强迫他,攻击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们那时都走上岔道儿!我们第一步,原不曾走错;“为人民求幸福而革命”,这个是大前提。可惜我们那时的眼光,只把人民幸福看在“种族”“帝制”两重眼罩上;在当时以为无论如何,赶跑了异种,打倒了帝制,我们中国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谁知国家大事,决没有这样简单。揭去了两重小黑幕,便露出一层大黑幕来。这一重大黑幕是什么?是社会的堕落。本来,异种的暴虐,政体的专横,都是从社会堕落的根蒂上产生的。你若不求社会根本的解决,虽暂时推翻了帝制和异种,暂时揭去了两重小黑幕;一转眼,那帝制又复活了,异种又侵入了。便是在这有名无实极短的号称为革命成功的时间里,那变相的帝制,变相的异种,和鬼影一般,憧憧出现,触目皆是!人民何尝得到片刻的真幸福?我恨我们那时只因错认从排斥异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为求人道光明而先排斥那暴虐的异族。除去暴虐政府,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继续向求人道光明的路上走去。只因他暴虐,只因他阻挠了人道光明之路;我们排斥他的时候,眼前只有“人道”二字。倘然有人违背人道,我们不问他是谁,我们一律打倒他。民族主义固然要紧,民权主义尤其是要紧。倘然不从这一点上着想,专讲民族主义,难道说因为这个皇帝是我们的同种,任他如何暴虐,我们总不革命了么?总不要收回民权了么?那么,那法国、美国都是同种人,为什么又要革命,又要收回民权呢?

这样看来,我们倘然因为种族主义而革命,这是全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民国八年,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创“行易知难”之说;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成《三民主义》一书,便是为种族主义而革命的进一步的觉悟。《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一书上说:“章炳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即退出同盟会,与张謇所领导之预备立宪公会,另组统一党;一面依附袁世凯,一面反对孙总理。因章氏只知排满,罔识其他;其所以加入同盟会者,亦以共同为推翻满清故。章氏只奉行一民主义,亦即本党主义之第一次分裂也。厥后,黄兴亦离总理而另组欧事研究会,以实行其不完全之二民主义,置民生于不顾。世间所传阻碍本党发展之政学会,即该会之后身。此为本党主义之第二

次分裂也。”这便是还不曾见到最进步的一层革命，也可说最下的一层工作。——因为异种暴虐而革命，这是有一半对，也有一半不对；因为他只认排斥异族是一个历程，却不知道因为他暴虐而排斥他，是求人道光明的一个过程。我们革命的途径，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革命的历程一天没有完。而驱除暴虐的政府，不过是许多过程里的一个过程；还有许多过程，是要向社会运动的途径里去找。所谓种族主义，实在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但已断送了无数的好头颅了！

断送了无数好头颅，才创造出一个民国来，——一个貌似民国！而所谓民国春秋演义者，竟满纸踟蹰着青脸獠牙吃人民骨肉的军阀，又无处不潜伏着狐媚鬼蜮吸人民膏血的政客！民国挨命似的挨了十八年，无年不鬼打架，无年不被鬼迷。自武昌起义以后，什么二次革命，云南起义；以后便是复辟之战，直皖之战，直奉之战，江浙之战，南北之战。在广东，又有护法之役，东江之役，惠州之役；直至今日的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其间虽颇多有维护人道的战争，但“人何寥落鬼何多”！至今政府还得不到人民的助力；而一方面鬼影憧憧，还自渐滋暗长的向这一点仅有的生机阴谋着，包围着。投机分子，腐化分子，如暗潮一般的袭来，如春笋一般的复生！可怕的军阀，可恶的政客，他一天不绝种，民权便一天没有实现的希望，民生更一天没有来苏的希望！我再说一个譬喻：

他的妈给他一个饼，正要往嘴里送时，来了一个魔鬼，夹手抢去便吃。他哇的哭了，又来了一个魔鬼，哄他说：他去打倒魔鬼，夺回饼来。待到第二个魔鬼赶跑了第一个魔鬼，他依旧得不到饼；第二个魔鬼，又吃了他的饼。第三个魔鬼又吃他的饼，第四个，……魔鬼很多，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他们来的时候，总说去替他夺回饼来；但是这个饼老没有到他自己嘴里的时候；魔鬼愈多了，饼被他们愈吃愈小了！他饿了！他哭了！他一辈子也得不到他妈给他的这个饼了！

啊！这个魔鬼，什么时候可以死尽灭绝呢？我们的饼呢？我们的妈呢？魔鬼打架，打了十八年，才来了一个妈，把魔鬼赶走。他真是我们的妈！魔鬼真的被他赶走了！但我们要知道，魔鬼仅仅是避去罢了，避去的魔鬼，是还可以来的；不死尽不灭绝的魔鬼，是可以子子孙孙生出来的。我们的妈虽来了，我们大家不帮助她，任她一个人去和大群的魔鬼交战，我们的妈还是要被魔鬼打倒的。要养成我们帮助母亲的力量，是要做下层工作；要魔鬼的种子死尽灭绝，永不再生，尤其是要切实的去做下层工作。做下层工作，垦熟了这另腐烂荒田，淘清了这恶浊的社会，使魔鬼无处逃影，无处存身，才有吃到我们的讲底一天。

这便是我写完了《民国春秋演义》以后的一点感想。

十八，十一，十三；在上海讲学社